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九真

人

風土主人

爾雅太平之人仁木至日所出為大平丹穴之人智

為大平崆峒之人武張華博物志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上勁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折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膻然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交氣犯叢林氣變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趙善瑛自警編杜正獻公行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稱急易動柔端少立行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行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輩也如此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觀于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朱子語類錄先生因論揚書謂江南人氣麓動而少細膩浙人氣和平而力積皆其所偏也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無備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朱子語類錄林澤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人較厚朝陽士人寬厚然亦酒色淫佚也相州士人亦厚莆人多詐淳朴無偽者陳魏公而已溫革瑣錄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豐土人美耗土人醜壯人胡鼻者多慧今南人面凹者多慧南北之相近也如此川人好服丹蓋西北方土厚人稟氣感可勝丹不為所返南方多鹽陰濕之地非宜服之大槩脾惡濕腎惡燥久服損腎其害尤大許魯齋語錄世言近山人善近水人惡有此理蓋水性德伏沉溺坎險之象人挾之便能害人山之性安靜有常但久不變艮止之象人觀玩居其間故情性亦如此

人物

性理字義人物之生不出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

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面。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人物志。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志弘大。則志重。所以崇德宇也。謙小。則志大。所以堪任物也。心大。則志小。所以慎守悔也。志大。則志小。所以論之。小心而志大者。豪傑之俊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而志大者。拘悞之人也。南郡新書。鄭仁表。肅之次子。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黃六日抄。楊龜山云。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倖倖。陸宣公當獲。獲之際。說君未嘗用。數。馬周言事。每開人主一線路。終不如魏證之正。沈明遠。高簡。晉明帝。問謝鯤。若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鯤。若何如亮。鯤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水樂大典卷三十一

二

顧邵問龐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略。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裕曰。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豁潤不如仲祖。恩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真長曰。清蔚簡令。王仲祖曰。溫潤恬和。桓溫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清易令達。阮思曠曰。弘潤通長。袁羊曰。泚泚清使。段洪遠曰。遠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陸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甚矣。晉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蓋其端起於東漢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源。造為語言以相若目。其弊至於常與相攻。訖成禍亂。不可不戒其初也。唐書。王珪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房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曹。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微。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焉。蓋已所長。謂之確論。野客叢書。柳楊。

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此乃揚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宣城志。嘉祐三年戊戌二月。赴宣州司戶。其後久權宣城縣事。故有宣城縣守假山詩。是時孫錫學士為郡守。巨源隨侍。李公擇錢純老。居幕府。孫莘老為太平令。李資深為涇縣令。林子中。梁况之。為宣城南陵簿。李獻甫為料。王平甫為客。時人以謂錢思公在洛。人物之盛。無以過也。朱子語續錄品藻人物。須是先看他箇大規模。然後看得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其長其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張南軒語錄。先生問江西年來監司如何。某以趙子直對云。其人物善。問江西人物如何。某以李德達黃世永對。先生云。二公却理會禪。只此亦不是大丈夫。對云。前此吾學中未有人。怪他也未得。先生嘗警德達以知者過之之說。先生云。說知者過之也。未得。五峰云。過江來如趙承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孔平仲雜說。嶺南郡縣近世人物。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三

為光後漢陳元梧州人。蔡倫桂州人。唐馮盎高州人。以南粵降。高祖封為越國公。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州人。北夢瑣言。相國劉公騰。其先諱景連州人。趙觀文。桂州小一。

人道

林隅子戰克篇。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抱朴子內篇對俗卷。人道當食甘旨。服鞋履。遮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隣。不足多也。湖泉日記。自強不息。人道也。非禮勿履。君子之事也。獨立不懼。功用也。敬齋泛說冠婚。人道之始也。喪祭。人道之終也。四事具則人道全矣。猶四支具則人體全也。四事之中。或聞一馬是之。為三支之民。或聞二馬。是以為半體之民。至聞其三。是為匪民。匪民則禽積矣。而今也。乃有四支併聞者。父无妻子。後相與群而民之。則是明目張膽。以人衆相害也。人而至於人衆相害也。以客客而死。其諸猶勝於帖帖而生乎。劉炎通言。人道之交。以誠信。誠信不廢。非惟自成。亦足成人。詐偽無據。非惟自

敗亦足敗人。待人以誠。蓋有生之不以爲恩。殺之不以爲怨者。誠則公。公則天也。待人以偽。蓋有生之而疑其市恩。殺之而疑其復怨者。偽則私。私則人莫之信也。愛己者愛人。輕己者能殺人。古者忠以責己。恕以待人。今人待己以恕。責人以忠。幾諫。父子之恩也。揚于外則離。責善朋友之信也。語諸人則疑。獻賢君臣之義也。播諸國則辱。人能無以虛言受實禍。無以小利招大辱。其度越於人遠矣。聞譽而喜。必妄譽人。聞毀而怒。必妄毀人。不苟喜怒。斯不妄毀譽。陵貧者。汝富。傲賤者。汝貴。不陵不做。斯不憤。諛也。故常以人之不疑語人。聽其言者。有好焉。有惡焉。觀其所好惡。則聽之邪正可知矣。人心險夷。不難知也。處家終身。莫知其人。同途一見。可卜其素。同體而後已。同位而先人。同名不忌。同患不避。故雖小物。必辯義利。循是者君子。反是者小人。惟大姦大佞。未可立談判爾。小人之交。以利平時相親。不啻父子。一旦相噬。不啻狗彘。君子之交。以義。平時講切水火異齊。臨難死節。并楫相濟。善哉。司馬公之言曰。履王氏必惠卿也。信然。博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與君子居。不存形迹可也。與小人居。勿事形迹可乎哉。密近君子。如濯清泉。所染未

水樂大典卷三十一

四

必變。密近小人。如失足於污澤。所漸何易深耶。白受污易。污反白難。自君子爲小人易。自小人爲君子難也。幾哉。危哉。朋友之深交。其可忽哉。端士深交。如入室堂。坐卧履止。久而愈通。邪佞深交。如涉溪谷。一跌之頃。即致顛覆。擇交之始。勿謂端士無益而遠之。遠則孤。孤則無以立。勿謂邪佞無傷而狎之。狎則深。深則易以陷。失交凡民。飲食以爲階。失交凡士。言語以爲階。知其凡而不交上也。既交而失。有犯不校。猶不失其爲智。必屑屑然辨是非。則身亦凡矣。天下之至易惑者。小人。至易息者。亦小人。草食豆羹。足以得其懽心。摩拂養養。足以得其死力。一語不諱。乾餼以愆。則失德矣。若夫君子。則不然。犬則行其道。小則盡其才。恩所知而已。犬馬蓄後。萬鍾養軻。則逝矣。韓淮陰。酈泣涕者。爲婦人之仁。而履念念乎解水雜食之賜。英九江。悔怒踞洗之辱。而大喜張御之豐。卑矣哉。烏得不爲狗彘也哉。是故待君子。則以禮。結小人。則以恩。小人好用巧心。以惑君子。彼自樂其計之得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君子靜以待之。如觀優戲。一笑可也。一或爲之動搖。則駭駭入機。穿矣。小人好以小利汚君子。容有受其汚者。君子以大義責小人。未有能受其責者也。受汚則見制。不受責則反見害矣。暗箭中人。其深次骨。人之忠之。亦必次骨。以其掩人所不備也。兩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一

軍對壘。尅日乃戰。鳴鏑交馳。負不悉勝。非在人責在己也。故君子之於人。與其陰傾。不如頌責。君子之履世也。泛應而主誠。致曲而達道。富貴近人。人以爲謙。貧賤近人。人以爲誇。故富貴宜自下。貧賤宜自守。自下者人愛之。自守者人敬之。將忘其恩。必故讎之。將背其言。必故尤之。是反也。古之所謂不學。今之所謂口詩書而行市人者也。虎狼之澤。安得麒麟而友之。鷹鷂之林。安得鸞鳳而友之。惟不待之以虎狼。鷹鷂而待之以人道。庶乎可以自存爾。祭祀必立尸。講學必立師。敬尸敬其先也。尊師尊其道也。不敬其先。非孝尸。何與焉。不尊其道。非賢師。何與焉。或曰。近世何師道之。不立耶。曰。古者師道德。漢魏以來。師經學。隋唐而降。所師者。場屋之文而已。宜乎師道之不立也。

人品

史子朴語人之品有四。善馬者上也。惡馬者下也。善馬而不見。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同。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以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豐厚。所以責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

永樂大典卷三

五

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人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礙。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此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轉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難說。講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純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好公恭儉力行。篤信如古。是其次弟。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要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止。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

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覺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源。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孔子家語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道理畢矣。文子續義中黃子者。古之真人。樂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一凡二十有五。馬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與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牛馬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又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五伍二十五。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等人。上伍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人。伍有公人。忠人。商人。平人。直人。下伍有衆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與牛馬也。又曰。智於萬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抱朴子行品篇。盡悉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端身命以殉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沾染於勢利者。清人也。始終於寒暑。雖危凶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棄而不渝者。信人也。奮果毅之壯烈。聘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既噴索之淵與。談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就乃心於精義。吞寸音以進德者。益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真人也。郵急難而忘勞。以憂人馬己任者。篤人也。潔白分以守終。不避辱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博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起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以無私者。幹人也。板朱紫於中。撰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耀之盈縮。推與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志生。格兇虎於林首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恭。伏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通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誦誥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權。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

水樂大典卷三十一

六

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沾染於勢利者。清人也。始終於寒暑。雖危凶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棄而不渝者。信人也。奮果毅之壯烈。聘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既噴索之淵與。談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就乃心於精義。吞寸音以進德者。益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真人也。郵急難而忘勞。以憂人馬己任者。篤人也。潔白分以守終。不避辱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博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起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以無私者。幹人也。板朱紫於中。撰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耀之盈縮。推與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志生。格兇虎於林首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恭。伏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通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誦誥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權。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

變者朴人也。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謀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絕墨以傷刻心，好祿而安忍者，雪人也。飾邪說以沒潤，猜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恣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旨以苟空，撥主意而扶非者，陷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奸經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親利地而亡義，棄廉耻以苟得者，介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心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達，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遠，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詳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洩人也。聞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曾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達，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較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鷹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己者，達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

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宴，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臧否者，笨人也。憎賢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冥人也。親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首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惡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衆色而廣欲，非官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頽而面從，至折讎而背踐者，偽人也。習惰梁而專己，拒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小學陳忠肅公曰：切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切學所當先也。論語集注許首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至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宋秦觀淮海集，裴晉公度寶曆第一等人，清波列志：仁宗一朝人材之盛，如文正公文忠、公師魯皆第一派人，名書國史。炳若日星，初不假於稱贊。朱子語畧：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直是仁，孟子直是智，顏子

有智亦是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是智中之仁仁智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憂子貢得智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智勝朱子語續錄本朝孫明復石守道輩忽然出未發明一箇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未只是說文字了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闖闖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患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留曰此政推惡利己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攬從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頭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陸象山語錄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阜陶九德便是數等就中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兩般又曰過不及有兩種人背背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篇不及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八

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疑重聞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黃氏曰抄鄒道卿臆韶州氣終不衰胡澹庵大節極好趙忠簡人品甚高黨籍至忠簡始除汪聖錫不妄假人以詞色得大臣體李巽若議論如雪中檜栢經鉏堂雜志人之等級不同姑以三等計之上等之人自與上等相較中等之人自與中等相較下等之人自與下等相較下等之人決不敢與上等相較於是絕念矣使貧者常若下等之望上等絕相較之心自不起慕羨上等勿論中等之人却常視下等則無往而不足矣許魯齋心法天下人類中有出眾者便是第一人如基督亦有國手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効許魯齋語錄如何高尚的人却不得人只為以他標準眾人攀接不着此等人常孤立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朱公遠四書通旨人品 見善如不及章其大右兼德行事業而言 有事君人者止正己而物正者也盡上右兼心志德業而言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其大而生而知之者上也事人而上而知之止及其成功一也中二樂正子何人也章其大下右兼資質學力而言宋釋契嵩集品論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

環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兼安之寬厚則妻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太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僻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間則與乎于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疎矣。誠疎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制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此一也。陸陳于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又。郭泰黃憲之為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禔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

永樂大典卷三〇〇一

九

馬索奉高之道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辯道之謂也。

無上秘要人品

道經九天丈人告於三天玉童曰。夫天地交運。二象合真。陰陽降氣。上應於九天。流

丹九轉。結氣為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故人象天地。氣法自然。自然之氣。皆是九天之精。化為人身。舍胎育養。九月氣盈。九天氣普。十月乃生。其結胎受化。有吉有凶。有壽有短。有長皆稟宿根。結氣不純。藏胃積滯。六府敗傷。形神不固。體不受靈。死氣入孔。何由得存。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既交。二氣降精。化神結胎。上應於九天。九天之氣。則下布丹田。與精合凝。結會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丹田。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二月受氣。三月合變。四月凝精。五月首體。其六月化成形。七月神位。布八月。九孔明。九月天氣普。乃有音聲。十月司命。勅籍受命而生。故人皆

稟九天之氣陽降陰之精名曰九丹合成人身凡人受生結氣九丹上化於胞胎之中而法九天之氣氣滿神具於胎囊之內而自識其宿命知有本根轉輪因緣九天之氣化成其身既觀陽道開曠三光而自忘其所生所由之因爾者皆由胞根結滯盤固三關五府不理死氣塞門致靈關不發而忘其因緣若靈真九氣含鍊瓊胎楚經紫戶運履人道挺秀自然耀景觀靈便騰身於九天非復結精受氣而為人也凡人生皆稟九天之氣氣凝為精精化成丹丹變成人結胎含秀法則自然假令七月生則十月胎受波黎答怒天之氣十一月生則受梵摩迦夷天之氣十二月生則受梵實天之氣正月生則受化應聲天之氣二月生則受不驕樂天之氣三月生則受寂然天之氣四月生則受須延天之氣五月生則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之氣六月生則受鬱單無量天之氣凡人從十月結胎至於六月則受九天之氣已滿至七月合十月則天地氣盈受太陽之運而生也洞真九丹上化結精中化理太上曰夫人受生結精積氣受胎歛血黃白幽凝丹紫合煙所以凝骨吐津散布液四度會化九宮一結五神命其形體大一定其符籍忽爾而立恍爾而成罔爾而具脫爾而生於是乃九神來入安在其宮五藏玄生五神主焉父母唯知生育之始我也而不悟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十

帝君五神來適於其間人體有尊神其居無常出入六虛上下三田迴易陰陽去故納新展轉榮輪流注元津太神虛生內結以成一身濯質化鍊變景光明世則具九上十位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轉輪於九氣挺命太一開闢三道積神幽宮所以玄液七經派津數澤日月映其六虛口耳運其神器雲行雨施德擬天地胞胎內匝五因奉具立人之道其如此也故五因者是五神也故三道者是三真也夫五神者天之魂三真者天之道九氣者天之胎太一者天之源日月者天之眼玄液者天之淵六虛者天之光幽宮者天之府神器者天之化元靈者帝之變凡此言九天者乃混合帝君之變變而化九是謂九宮九宮混變而同一矣夫兆所欲修己求生當從所生之宗所生之宗謂元父玄母也元父生氣化理帝先玄母主精變結胞胎精氣相成而陰陽相生雲行兆已道合無名數起三五兆始象形七九既而兆體乃成和合三五七九洞冥象帝之先當須帝營天皇之功九變為靈功成人體體與神并神去則死神守則生是以三元為道之始帝君為道之根太一為道之變九天為道之神九宮為道之宅玄液為道之津以熙三田以致神仙朝適六合夕守泥丸堅執胎精心中常歡學道之子須此為緣見是經者始可與言九氣陶注太一運神也

同其大升進言天尊言曰氣氣相續種種生緣善惡禍福各有命根非天非地亦又非人正由心也心則神也形非我有我所以得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因緣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真父母不在此父母貴重尊高無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備因緣稟受育養之恩故以禮報而稱焉父母焉故我受形亦非我形也寄之為屋宅因之為營室以舍我也附之以為形示之以有無故得道者無復有形也及我無身我有何患我所以有患者為我有身有身則百惡生無身則入自然立行合道則身神一也身神並一則為真身歸於始生父母而成道也出神元譜

天內者經人之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氣結形故九月神布氣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算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讀九天生神章九過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男則司命啟諾女則司命啟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諾終不生也夫人得還生於人道灌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稱天真地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氣固其根者終不死壞而得神僊骨肉同飛上登三清是氣與三氣合德九氣齊并也但人得生而自不

能尊其氣貴其形實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出洞元九天上帝章經道曰一切萬物人最為貴人能使形無事神無體以清靜致無為之意即與道合出妙真經老子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而不能自生神不得形而不能自成故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出西昇經夫人是有生最靈者也但人不能自知而不守神以却眾惡耳知之者則不求祐於天神止於其身則足矣故云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者則知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愜其氣者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堅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既逝之後民之難養而易濁故審其威德所以保其治割嗜欲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出皇人經天老曰人生於陰陽長於元氣未必盡備感五帝之性得之者十未有一也感其火者明感其金者剛感其水者清感其木者王感其上者仁不感者亡故天地五行五五二十五行人生感得其一者可壽一百年感得其二者可壽一百二十年感得其三者可壽一百三十年感得其四者可修術壽一百四十年感得其五者可為小道可壽二百年感得其六者可為大道壽無量感得其七

者可知鬼靈之心感得其八者通明神意感得其九者通神祇感得其十者知聰明感得其十一者終身無患感得其十二者應其天心感得其十三者五嶽來朝感得其十四者得二十八宿護己感得其十五者致得玉女感得其十六者得為聖人感得其十七者致得西王母感得其十八者致得甘東王父感得其十九者召得太一感得其二十者召得比君感得其二十一者召得仙人感得其二十二者身與天地俱感得其二十三者神女來配感得其二十四者與天帝交感得其二十五者與上皇為友

人日

青箱雜記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唯子美與客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殺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雜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案宗慄荆楚歲時記云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爲羹剪綵爲人或綉剪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髻求之經典罕有其事唯魏

水樂大典卷三十一

十一

東平王蒼爲安仁奉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案我良駟陟彼安仁載在銘集此爲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爲殺而魏收所引董勛之語止於七日何邪。然安仁奉銘所用亦云七日爲人而宗慄指此爲證蓋宗慄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爲之說也。唯克爲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禱烏鬼事甚詳而西清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真奇士也。太平御覽舊以正月七日爲人故名爲人日。花勝象瑞圖金勝之形又象西王母戴勝也。荆楚以七種菜爲羹。北人此日亦有諱食菜者。與楚食正反。剪綵金薄爲人皆符人日之意。與正旦綉鷄於戶同。此人亦有至人日諱食故歲菜唯食新菜者。又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像。而二日獨施人鷄。此則未喻按一說云天地初開。以一日作鷄七日作人也。蜀檮杌李昊祖人日云七屬少陽陽爲人君之道。故曰人日。歲時廣記最重人。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則正旦畫鷄於門七日畫人戶上良爲此也。予以意求之正旦畫鷄於門謹始也。七日畫人戶

永樂大典

卷三二二

上重人故也 占禽獸 月令占候圖曰元首至八日占禽獸一日雜天
晴氣朗人安國泰四夷遠貢天下豐熟二日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猪天
晴朗君安四日羊氣色和後即無災臣順君命五日馬晴朗四望無怨氣
天下豐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七日人從旦至暮日色精明夜見星
辰人民安君臣和會八日穀如晝明夜見星辰五穀豐稔 鑊金薄荆楚
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鑊金薄為人以相遺劉臻妻陳氏進見儀
云正月七日上人勝於人李商隱人日即事云鑊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為
人起晉風 剪華勝董勛問禮俗人日剪綵為人勝貼屏風上亦戴諸頭
鬘像入新年形容改新也陳無已詩云巧勝向人真奈老衰頹從俗不宜
新 做梅粧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落一梅花落公主
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侍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人奇
其異竟效之今人梅花粧是也章胡公帖于云人極侍臣皆賀雪含章公
主正粧梅暎爾齋墨梅詩云含章殿下春風雨造化切成似鬼見又梅花
詩云同心不見昭儀種五出時爲公主花 造題與歲時雜記人日京都
貴家造題與以肉或素丸其實厚皮餛飩也名曰探官與又立春日
作此名探春與餛飩中直飲茶或則木書官品人自探取

永樂大典卷三二二

十三

卜異時官品高下街市前期賣探官紙言多鄙俚或選取古今名人警策
句可以占前程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燈夕亦然歐陽公詩云來時
學與正探官 食煎餅述征記北人以人日食煎餅於庭中俗云黃天未
知所從出也 進節料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謂正月七日煎餅又文
呂雜錄云屠歲時節物人日則有煎餅 眼麻豆肘後方正月七日吞麻
子小豆各二七粒消疾疫 上君壽壽陽記正月七日宋王登望仙樓會
羣臣父老集於城下令皆飲一爵文武千人拜賀上壽 賜綵勝景龍文
館記中宗景龍四年正月七日宴大明殿賜王公以下綵勝 詔賦詩景
龍文館記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輝閣令學士賦詩云青陽既兆人為日
著假令藝苑唯黃云古今著令自元日以後唯人日有假 侍御宴隋
書楊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賦詩云廣殿麗年華上林起春色風生拂
雕簾雲迴浮綺翼 登仁峯郭緣生述征記壽張縣安仁峯魏東平王蒼
鑿山頂為會望處以正月七日登峯李充銘之曰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
我良駒陟彼安仁太平御覽卷七十五載人日有假 侍御宴隋
書楊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賦詩云廣殿麗年華上林起春色風生拂
雕簾雲迴浮綺翼 登仁峯郭緣生述征記壽張縣安仁峯魏東平王蒼
鑿山頂為會望處以正月七日登峯李充銘之曰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
我良駒陟彼安仁太平御覽卷七十五載人日有假 侍御宴隋
書楊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賦詩云廣殿麗年華上林起春色風生拂
雕簾雲迴浮綺翼 登仁峯郭緣生述征記壽張縣安仁峯魏東平王蒼
鑿山頂為會望處以正月七日登峯李充銘之曰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
我良駒陟彼安仁太平御覽卷七十五載人日有假 侍御宴隋

五本甲休堂十月五日七日登高侍宴賦詩云廣殿麗年華上林起春色風生拂
雕簾雲迴浮綺翼 登仁峯郭緣生述征記壽張縣安仁峯魏東平王蒼
鑿山頂為會望處以正月七日登峯李充銘之曰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
我良駒陟彼安仁太平御覽卷七十五載人日有假 侍御宴隋

趙白詩為豫州刺史立義樓每元日人日七夕月半乃於樓上作樂樓下
 男女盛飾遊觀行樂 升西山晉李元正月七日登荆西寺賦詩云命駕
 升西山寓目眺京時 渴真君歲時雜記每月三七日士庶拜謁醴泉觀
 真君正月七日最盛仍爭趨第一壇香 按經決北斗經爾時太清天中
 大聖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授與天師北斗本命經訣廣宣要法作
 人舟車津梁男女普濟衆生使不失人路 送道要天師二十四化記王
 司徒在益州城南門周回百步漢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天師與老君
 自鶴鳴山來息此時地上忽湧出玉局玉床方廣一丈老君升坐重道
 要却自升天玉局陷於地中東坡詩云朝闕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
 遊 建善功正一首要正月七日上元天官三宮九府三十六曹同地水
 二宮六宮十八府同考罪福此日大宜齋醮建置善功 宜齋戒雖五行
 書正月七日上會日可齋戒早起男吞小豆七粒女二十七粒一年不病
 送窮鬼歲時雜記人日前一日掃聚糞掃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
 棄之通衢以送窮石曼卿送窮詩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
 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 得舊詩草堂卧事杜甫人日詩序開
 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

永樂大典卷三千

古

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作詩已十餘年莫記存亡又六七
 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詩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有明久零落今晨
 散帙眼忽開送溪幽吟事如昨 話新詞古今詞話白雲先生之子張才
 翁賦韻不羈敢於詞賦初任臨邛秋官邛守張公庠不知之待之不厚臨
 邛故事正月七日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而才翁不領馬才翁嘗
 語官妓楊皎曰此老子到彼必有詩詞可送奇采公庠既到白鶴登信美
 亭便留題曰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為擁鼻吟遠宦情懷銷壯志好花
 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之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開料嫩亂山
 高處一登臨揚皎錄此詩以奇才翁詩即時增成作雨中花一絕
 以遺揚皎使皎調歌之曰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征跋無
 語權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勞壯志銷凝好花時節山城留帶又負歸
 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莫辭金盞酒淺深欲把
 春愁料嫩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欄垂袖聊寄登臨公庠再坐晚筵
 皎歌於公庠之側公庠怪而問之皎進稟曰張司理恰寄采令揚皎歌之
 以獻台座公庠遂青頰才翁尤加厚禮焉 唐劉鍊傳記鄭公書出行以
 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可謂人日若漢漁隱叢話買方回

優喬護錄云方回詞有鴈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于銀頭春意稠
遊夢挂雲邊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退居
上作也鴈本臨江山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鴈後歸云
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燒七日離家已二年
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高持雅詠唐
侍宴大明宮應制 鳳城景色已含韶人日風光倍覺鏡桂吐
夜宴開七葉應今朝魚清不東行猶在鶯喜春鶯弄欲嬌
翰欣逢御氣上丹青 和人日清輝閣宴群臣應制 三陽偏勝
最重辰行慶傳芳壤并高綴綠人階前莫候月樓上雪驚春
還疑上漢津 李义和詩 上月登臺賞中天御筆飛後庭
仰息輝唐作風雲起農祥雨雪霏幸陪人勝節長願春無不
上苑中憑高御下大明宮千秋執象乘嚴泰七日為人慶
搖瑞雪銅烏細轉入祥風此時朝野歡無算此歲雲天樂天
詩 瓊殿含光映早輪王鑿初躡望初晨池陽東水仙宮麗
苑新佳氣徘徊龍細網瓊瑩所歷乘輕塵良時荷華皆迎勝
苑勝谷臨陽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夫春 李通和詩 朱城待鳳韶年玉碧殿疏龍淑氣來
帖園花學鳥勝初裁林香延接宜春苑山翠遠不獻壽杯
麗天文垂耀象昭迴 蘇迥和詩 跡龍登道切昭迴建
七葉仙真休月吐千珠御柳拂烟開初年鏡帖宜春勝長
是日最盡知親幸羣心就棟大明來 樓觀空烟果初年
王瑒池水作銀河七日祥圖啓子春御賞多輕飛傳珠勝
趙彥昭和詩 出宸乘東陸憑高御北辰祥雲映早歲瑞
千花發暗紫七葉新幸承今日宴長春萬年春 寶
出重院芳辰玉璫生入南二極飛閣旁臨東野春夫路
揚柳萬條壯處處風光今日竹年年頌奉屬車塵 至
正此日歸東郊道士轉青旂樹色梅芳何處所風前雪裏
內魚新躍剪綠花間燕始飛欲識王遊幸陽氣馬觀天
乘人日登臨上鳳京風尋歌曲颺雪向舞行第千官
承恩第若此微駭幸姪生 闕昭德和詩 勾芒
衝九重咏勝年年逢七日醅醲歲歲滿千鍾宮梅
瑞氣濃醞生君前情未已願因歌舞自為容 宇楚
和詩 窮寇神仙

永樂大典

聞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日早春遲太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今朝
上林樹無處不堪攀 曉籟蒙人日代客子 人日無春日長懷後短懷
遙知雙珠勝併在一金釵 喬侃人日登高 僕奉多悲者年來不悟春
登高一遊目始覺柳條新杜陵猶識漢桃源不辨秦楚若昇雲霧運似出
萬塵頓得烟霞氣淹留攀桂人唐書遺詩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
草堂遙憶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無
所預心懷百憂獲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卧東山三
十春豈知書劔老風塵龍鍾連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人日寄南
山 人日題詩寄 杜工部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人日寄南
人日相憶是寄詩展能行間讀終篇未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
七年矣老病索舊生意可知今母內亡形故人獨莫中玉與昭州敬使
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醉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
作因寄王及故弟 自荻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快眼忽

水樂大典卷三千

十六

聞道溪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當高名對東郭我懷淒淒求友
篇感時鬱鬱匡君畧錦里春光多熾燁燁輝侍臣已冥冥蕭湘大國旁寇
蕩郭杜秋天失雕鷄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送拱北灰燼寇
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遺塞西蕃最乞中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
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瀾眼食劉安德業尊 人日寄南
山 人日題詩寄 杜工部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人日寄南
人日相憶是寄詩展能行間讀終篇未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
七年矣老病索舊生意可知今母內亡形故人獨莫中玉與昭州敬使
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醉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
作因寄王及故弟 自荻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快眼忽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一

湖典直道無愛行路難
 苗甸太遠哥稱取火月難窮
 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
 人七日盤疏餅饌逐時新
 應堪重親故歡遊莫厭頻
 與度領官兵汗紅衫穿林
 元憲公集人日 陽日初回
 無奈牛羊已勝人宋景文
 辰瞿墨尚笑浮生假兄錢
 螺江邊今年人日在通川
 故時葉生豈牛爾歸闕全

永樂大典卷三〇一

非吾土。香草悅魂真浪傳
 賈廉泉二囊就盡持冷錢
 畏死鴉末肯屈折同杯
 真吾事孰使齷齪纒充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
 仍栖隔海村。溪口嗚山
 涯已償經人日。歸路猶
 買河源米。年日壯壯壯
 村村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到門。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隨泡影 後日金剛 卽此 莫認家山作本元
上不以家山為本元也彭汝礪鄱陽集景龍三年中宗御清暉閣登
 高邁雪命學士賦詩明年宴大明殿賜綵樓金勝而青陽公主卧於含章
 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越三日走之乃落六宮異其事
 魏效之皆人日也僕家有青陽公主梅粧像丹青甚古因起念遠之懷入
 春纜七日離家已二年此薛道衡思歸作也况四年乎再辱佳句因叙事
 以謝 道衡人日獨牽愁南北胡為一處因學士詩成應屬和青陽梅落
 殆神謀醉思侍宴登丹殿寒想開箱觀黑裘佳句繽紛飛白雪雪天宜飲
 巫未休曾文清公集人日 雪意垂垂體不佳十年人日寄天涯老來只
 有窮相守思使奴星結柳車洪芻老圃集人日 偶逢人日後歲詩牙在
 異鄉多所思天氣斗如寒食後挑花酷似暮春時溪毛入鏡光字英雲于
 新炊滑溜匙斟酒百錢能得醉僕尋佳處一伸眉王梅溪家政集人日雨
 次何憲韻 元正作佳天涉七弄春氣好雨亦知時綠波行可濟新詩如
 蜀州句有梅柳味七升年定豐一石公當醉陸放翁詩人日偶遊民家小
 園有山茶方開 人日西郊路晨光射淺難停曉喜蕭散照影歎象殘社
 酒香浮苑春蘇綠滿籃山茶雖對眼不似海雲看 北平詩集人日

永樂大典卷三千

此鳴禽何罵言之東園落梅亦已多江南無堅冰綠池生微波挹彼蒲萄
 酷酌我鸚鵡鸚鵡雖無味與竹倚樹自高歌橋首東南望稽山爵嗟哉兒曹
 幸乃鴛老子得安 人日飯昭巖 天涯鶴塚逢人日病起消搖集寶
 坊雪水初融錦江樓梅花半落綠苔香家山松桂年年長幕府文書日日
 忙自笑餘生有幾許一庵借與得深藏 又人日 新歲逢人日老夫持
 道齋斷水逢野水微綠發枯黃壽豐年像 今年元日 人日皆閑吟
 曠士懷春嬌已陳迹閒巧笑吳娃前一日 春趙蕃淳熙景人日 元日
 雄晴人日陰梅花如積石花深未憂憂室無儲粟且待春風洗破衾莫嫌
 物華常草草定綠老態日皎皎不須憤泣下和玉何有於誇李于金 人
 日懷友入弟 人日雨連元日陰杜陵時節已如今苔迷草色閒多思竹
 倚梅花瘦不禁微事遲想退之集題詩護有蜀州之溪南有弟送成陽日
 斷蒼蒼暮色侵 人日寄玉山親舊及當金漂陽諸表弟 唐人重人日
 往往見於詩孰謂風派連聊頂著語追憑高嶽無地念遠得忘思欲寄江
 東弟斷腸梅滿枝黃火奈三餘集已酉人日 寒梅發即十臨寅玉燭初
 調七日春梢梢江雲欲回鴈醉中花氣已檢 胡來莫道長生近老去空

驚甲子頻南度諸君且書紉北宸雙闕正風塵許綸涉齋集人日 明當
春日今人日身到故鄉勝異鄉巧勝耐寒元故事青絲傳菜舊風光只將
栢葉聊隨酒莫為梅花苦斷腸南北兩園多種接開居從此有閑忙 韓流

湖泉集人日

人日春來又兩宵梅花開盡已飄搖愛閑多病有誰問偶

景獨遊無自焦門外溪山猶淺淺承頭書冊漫昭昭細看茶罍雲翻雨未
底幽樓水一瓢 去年苦無雪今雨又多風人日平頭過元宵轉眼中野

梅香更白艾杏色微紅離落春陰外樓臺曉霧空 滿地茸茸百草青

青知已到山家東風一夜吹窓雨又得紅梅兩樹花 楊誠齋集人日詰朝

從昌英叔出謁 四序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愛春物熙今

晨駕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屣自慙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殘芽晴山餘雨

安水日亦相媚愛故生碎彈鳥聲豈為我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盡

乃忘歸但令我意通豈枝出處為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

信口聊應之徐悟恐忤物欲謝已莫追我率或似做彼慍獨得解 文天祥

集人日 今年為蛇年此日是人日江右一龍鍾山中舊占 一 16 畢獨

坐滿太玄一嘆發狂疾悠悠王正意哀涕感麟筆方秋崖集人日 柳思

花情曉夜春空山煙水亦精神閑中富貴陽和月靜處乾坤自在身 文悟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前三吾是客又經上七日為人一蕪耕綠山南北有賦何煩問大約。其

二 頗有空山着此翁不然高論與誰同百年會盡元尚白一氣不停春

又紅詩卷每隨煙水外鳥聲多在夕陽中年豈已卜晴人日亦是平生賦

畝忠 癸丑人日 上七日為人雲蒸潤壑春八山從此始得句不知貧

宿雨行泉脉歸禽隱樹身無人開似我野蕪共時新 人日吳明輔招不

往 江湖老我百無堪嬾過細書太史談兩脚又連人日暗酒腸那似少

年酣 一生出處龜藏六萬事乘除租賦三且試半篙春水綠南山之北北

山南 劉後村集人日 元日至人日未有不晴時剝復觀周易吟我反杜

詩將開戶北向拆到杏南棣不得東風力除寒豈易支李莊簡公集人日

偶得酒果因與客飲成鄙句并紀海外風物之異 燕歸茅屋草芊綿節

物方驚海外偏風掃落花春寂寂雨添幽澗水消消臘暗每謝隣那媿北

果來從賈客船勝日漫逢聊一笑白頭那問歲時違 人日靈川縣山深

雪未融誰知挂嶺北宛似浙江東虛市人煙合憚憲竹逕通杖藜閑信秀

日暮怯溪風 冒化雖窮寂今歲偶諸處寄酒東船差得北果又老庖自

海康來人日與客飲邂逅成醉中賦此 去年人日醉陳園竹外風流洗

聲煙花落野桃春寂寂 海內地曠唯花甘嫩前山玉潮回南浦水消消臘

酷每謝隣邦使北果常隨賈客船佳節謾逢聊一笑老庖能繪海鱸鮮俞
良能香山集人日道中口占 初日輕烟溪上橋遠峯積雪未全消東君
也是多情思先遣春光到柳條 竹籬茆舍水邊家窻牖虛明小選料草
色未多春意好疎梅映竹兩三花 李太隱先生集人日和同院 層水積
雪已經旬霽色初欣日在人一歲暗添身漸老百篇廣和筆如神金花栢
葉聊圖醉車柳舟易謾逐貧苦恨郊原芳意晚預期駉騎去尋春 姚九
日月走虛空又見蟻輪參尾中冰雪侵凌傷暖律方菲排解待和風家無
儋石猶能樂賤有詩書未是窮酒後笑談無畔岸更將妙道問鴻濛 王
燭初更品物新又觀剪綵鏤金人休嗟歲歲年年貌且送奇奇怪怪神酒
有十千元自富食無三九未全貧王孫詩筆能鏖戰夜遣偏師敵富春
一三五七變而通端月駸駸氣已中花勝菜羹新節物柳條桃萼舊春風
詩成杜老曾悲雪文就韓公向諱窮我有柳名實不足已將貧富任空濛
洪夫西渡詩集人日 開歲逢人日吾衰不夢周家書生遠恨客舍起離
憂朔雪驚南服江梅笑隴頭誰能結綵勝一為散春愁戴石屏詩集人日
自撰端平新曆日眼看日月倍光輝南州有雪古來少人日不陰今見
稀鼓舞萬方觀德化轉移一世屬天機朝廷有道吾君聖辨作昇平老布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二十

永。詠史詩人日 董勛禮問古通令。七日當門特鑿人。意謂生人由此始。
百祥駢集又從新。李洪芸庵類彙人日 開歲逢人日。今朝又復陰。昏霾
疑是瘴。淫雨欲成霖。客裏年華改。愁邊疾病侵。遣懷詩興酒。小醉且長吟。
陳允平詩人日即事 春寒猶撥地爐灰。門巷蕭條客不來。時有落梅三
四點。晚風吹上石碁臺。王實之雁軒集人日六言五首 功名朝三暮四。
學問人百已千。古今無限仰相方。用惟著聖賢。誦詩心醉六義。讀易夢
吞三爻。毛鄭寸長我取義。文千載神交。飲食鮮能知味。巫醫各有單傳。
要得胃中活法。勿求紙上空言。六經桑麻穀粟。諸子綺縠奇珍。常灌
溉胃次。久久功用入神。歲月涓涓涓涓。友朋落落。落落星。載酒誰誦奇字。
焚香自讀騷經。中興江湖集高氏人日詩 鴈已有歸心。雪深春未深。花
風曉一信。人日故多陰。詩作平生夢。香添昨夜余。不干書冊事。自怕薄愁
侵。唐先生文集人日 人日傷心極。天時觸目新。殘梅詩興晚。細草夢魂
春。挑菜年年俗。飛蓬處處身。墓頭頻語及。髮髻到東津。熊羆山體梧集和
王恭甫人日 緬懷閨清輝。賦詩當此日。盛會不復聞。手種園蔬七。何如
采若人。觀書夜至乙。能如子美心。托雨紀其實。中州元氣集人日 春帶
餘寒日日陰。滿江風雨閉門深。酒非知己生。懽飲詩欲投。人死怕吟。跋元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一

畫樓將底用，背有油笑。是何心，我時看眼塵埃。一靜對青山，古今不能暖暖。優妹妹，自覺為人，與世味，靜裏只將書文用。閑時偷得醉工夫，京生雖病，非為病。頰子如愚，豈是愚。從此掩關休，浪出出門無處不窮。遠元遣山集人，日有懷惠，齋休見。隸文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龍明月高樓，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涼轉，何多態。兒女清閒，又一時湖底孤松，二千尺，枝勁，留看歲寒枝。王惲秋，寄集人，日贈曲山，同宰。近書雲物，見豐年。覓大書，頭兩日前，為紙未，知時日事。待官休，羨小兒，攪剪花作勝，徒為滿。竟秋題詩一聚，然遺愛祠前，尚老子幾時，杖杖過恩，胡王。前年人日，客味方此，日相望，各故鄉。酒醞不虧，工部口梅花空，斷蜀州揚休。驚老態，連眉白，又喜春風上柳黃。君豈笑談，稱曠達，我非用捨，定行藏。感雲北，海坐們，氣花木，西城夢對床。晚節得同林，下飲不妨，閑處看人忙。詩癸丑，八日雨中，又。積雨將謀，雪新年未入春，半生如過客。七日又逢人，綵勝天花小，香醪玉色醇。多夏亦何事，適意任天真。藍靜之，藍山集人，日偶成。七日本宜，情愁人風雨，聲對埋。浸几濕，層瀑。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三十一

陽意為揚柳，絮何事。梅花笑不成，呼兒催的。自一醉百憂輕。又人日，曠雲松。七日始為人，寒風未似春。夫冷可筆，人獨坐，擁爐頰。山名松，雲山醉，晚菊中。如何巷南北，偏側不相親。又人日，曠兼善。元日主人日，層巒斷後，蜀山頰。雪侍雪，雲上雲。連雲放，積雪。年老聽，鷓過夜。分平川，依逸士，最念久離草。國朝末，玄倍，青春。羨集人，日自作。新正雨，雪數朝。同昇，跡茅堂未覺，窮人日晝陰，開晚照。老年寒，極向春風，刺榛。豈阻尋芳，客葵，董運。親避俗，前元夕張燈，看不近。試聽，蕭鼓。月明中，清江日，庭臣集人，日宅隣，揚子登樓，擬仲宣。客星猶海上，人日且尊前。谷鳥，情偏樂林，花暖。欲然浩歌，醒後醉何用。惜中平，鄭居貞詩。乙丑人日，偕友人山行。時將有遠行，次韵。天開甲子歲，重新人日。初情狂，故人老去，江湖猶入夢。春來天地總，舍仁榮。桑酒熟，思元亮。谷口出荒，電于真。倘逢三身，歸故里，重逢無惜。醉芳春。日後，花泥尚未乾。輕雲猶護，屋前山。因過古寺長廊外，又入荒，暖野。聞管，阻入蓬。寧便戀山林，隨分且負歡。無端病目心如醉，一任鶯花，露裏看家。李壁，馬胡集人，日過靈泉寺，又顧少莊。乙未。抵記，梅花。收，懶可心。春色入黃，然山頰。井似陸公泉。上客長，謹進。楚些，嬌娃。短舞看胡，玩崇。桃續李，自年年。乙未年人日，集。

化為女宮刑濫也... 三十一... 秦始皇三十六年... 遺鑄池君... 江所湛壁也... 哭人問之曰... 畏之... 南齊四王... 中角兵象... 生角猶諸... 曰家阜... 入中龍華門...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一月發三輔騎士... 建平中豫章有男子... 陰將亡繼嗣... 帝建平四年... 陌上三日人... 趙春病死... 譚以聞京房... 道思慕不皇... 陽下人為上... 師古曰... 曰善於...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一

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武四年四月。南宮中黃
 門寺下一男子。大无尺。眼白水中。黃門解少。問汝何等人。白无入官
 狀曰。我果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少時前。汝取。因思不見。功曰。尚書蘇林
 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颺。故女有伯子曰。董人實甚好龍。龍多時
 之。帝許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表同。考。到光武元年。董卓自外入。因
 問來。董。歷帝。後。百官。總已。號今自由。致。戰。决。前。威。重。於。王。梁。本。夫。定。而
 卒。號。西。人。俱。深。州。也。天。武。后。曰。卓。不。當。專。制。奉。賜。如。白。无。無。宜。備。入。官。也。
 白。无。見。黃。門。寺。及。卓。之。木。中。黃。門。誅。滅。之。除。事。須。知。此。可。謂。無。十。東。山。松
 曰。果。依。爾。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秋。斯。乃。曹。氏。代。漢。之。徵。也。案。功。所。述。與
 志。或。有。不。同。年。月。殊。異。故。俱。載。焉。註。曰。伯。益。前。通。各。有。木。且。存。梁。即。魏。地
 之。名。但。是。明。於。中。夏。非。漢。天。之。稱。以。內。臣。使。大。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
 契。後。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
 文帝。受。我。成。策。而。涉。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无。見。其。說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背。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
 之。自此之後。朝廷。霽。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殺太后。被
 以不孝之名。故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四年。魏都男子

永樂大典卷三千

十五

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收博考問。
 辭忽不自覺知。且曰。他人所入言。既奇。漢之徵。王漢言。而博呼。終不獨發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
 釵。及見猶在其首。且曰。黃者。八漢之色。七人。且其之體。化為龜。龜者。元
 也。入于深淵。水實利火。夫若德。等。陽。列。見。无。五。疑。在。于。天。乃。備。先。盛。所。等
 龜。龜。有。德。皆。理。昔。從。載。以。平。初。未。盡。漢。帝。者。王。不。弄。權。極。天。德。雖。謝。勇。稱
 帝。贊。推。承。斯。異。女。乃。晚。者。著。夫。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欲。月
 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
 起。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其家以杉木椁
 欲墓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者聞家中有聲。便語其家。往視。聞聲
 便發出。遂活。七年。越雋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
 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
 身。晉書魏文帝黃初初。河清宋士宗母。化為鰲入水。明帝太和三年。曹
 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有開周世家。得珣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
 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塚。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

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故以為王莽曹操之證。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還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言品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燕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徒送彼縣，令胡義傳共食之。一二年中，一鄉輒為之儉。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饒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景初二年，帝疾，飲水無驗，以致大漸。於是斬馮元帝。咸寧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着黃中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顛倒界之。其人亦自不知所以然也。文獻通考：此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

二十六

皓承廢放之家，得位之祥也。寶鼎元年，丹陽宣壽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遊戲，一二月，恒延頸外望，伺門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靈帝時黃氏母事同，吳亡之象也。晉武帝泰始五年，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缺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遂亡晉室，下為上之應也。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賊人為王。此亦劉石履蕩天下之妖也。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強，不得而去。尋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還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家，後恐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祕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永寧初，齊王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驕使去耳。是時齊王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為其惡之。

後果斬戮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問大司馬府大呼曰
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間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同敗即甲子旬也 太
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
收斬之于寶以為禁庭尊祕之處今賊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
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惠帝世杜
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關冢附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
之自謂再宿爾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而聽之曰又反向上有男女兩
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病於是諸王有僭
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
亂氣所生自成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
相倣倣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
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為頭兩足馬蹄一手無趾尾黃色大如椀
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奴產一龍一女一龜京房
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
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

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曾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
也時內使呂會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趾同頤謂之嘉禾
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
之瑞也時皆晒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
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楊
州性亦淫京房易傳曰人生于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
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源將欲為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劾謝平
妻生女墮地渾渾正備反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處如項口有
齒都連為一曾如龜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
後二年有石頭之妖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妃妻死經三日
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居末反陽息女可年二
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微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為妖收付獄至十
一月有人持柘杖杖婦不請止車門口列為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
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
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
軍督督過望所領兵陳濟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天之恩明京都

永樂大典

演譯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
趙末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如成人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
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帝取養遂活 義
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
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飲及蘇言見元
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
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
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
死亡略盡但可永明第十數人在耳汝宜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
而回道過一國曰猗屋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
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未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皮囊於
柩上俄而蘇使左右柩上取皮囊開視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屋渠餘
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
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
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秦問姓名弗答俄而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六

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筮登得一
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履載之中何
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 宋書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
能食而不得卧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為州刺史度之
長三丈後運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凶劫所害 宋明帝泰豫
元年正月丁巳巨人跡見西池水上 梁書武帝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
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
學道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為
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又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眾中自剖身以鉗
鉤為血淋偏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鉗鉤挂體以燃干燈一日一夜
端坐不動 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
而言曰兒是早疫鬼不得住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
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髮自是早疫者二年楊徐竟
豫尤甚黃氏鄉隣多以絳兔他土效之無驗 簡文帝大寶二年京口人於
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江橋鼓兵象也時侯景亂江南
元帝承聖元年十二月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而死 陳書陳武帝永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一

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水眼楚麗京房易傳曰長人見
亡後二歲帝崩 後主為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舉國主後
主立而祚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
有牧牛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
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醪醕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
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北史後魏太武大延元年
有鄰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
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跡文曰旱疫平 後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
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河清四年有神
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唇帝
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後主咸平五年大旱晉陽得
死魁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為其形以獻存心錄後周保定
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
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
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
分已俱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為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二十九

高祖傳禍為福之效也。武帝時有怪者伴狂持一器至晉陽公護門
而擊破之曰身尚可于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繫殺之發兵捕其諸
子皆備楚毒而死後煉又行乞於市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甕受之因大
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為虛矣隋書開皇六年霍州有老
翁化為猛獸 七年揚州有桑門為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仁壽
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跡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大業元年鴈
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
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
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盡合從地雷震
而上視之洞穴夫卵所在 六年趙郡李末王家有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
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棟遇而斬之後三年揚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
敗乃伏誅 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
玄感作亂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豐都
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
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

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遠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報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逸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為大聖。因舉兵反。眾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眾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新唐書五行志。唐武德四年。太原。居志覺死十日而蘇。貞觀十九年。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角。隱見不常。因以惑眾。伏誅。角兵象肉。不可以觸者。永徽六年。淄州高苑民吳威妻嘉州民羊道護妻。皆一產四男。凡物反常。則為妖。亦陰氣盛。則母道壯也。顯慶三年。普州有人化為虎。虎猛噬而不仁。儀鳳三年四月。涇州獻二小兒。連心異體。初鵝酥。縣衛士胡萬年妻具生一男一女。其背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獻于朝。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魁。長尺有二寸。其狀怪異。詩曰。旱魃為虐。如快如楚。是歲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永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三十

隆二年九月。萬年。縣女子劉凝靜。衣白衣。從者數人。非太史令廳。問此有何父異。今執之以聞。是以彗星見。太史司天文曆侯。王者所以奉若天道。恭授民時者。非女子所當問。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窗。聞及伏衛不之覺。時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又視二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跡。見長安中。郴州左史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化而虎毛生矣。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非御林。自稱天子。且言我李安國也。人相我年三十二。當為天子。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冀州獻長人李家寵。八尺有五寸。大曆十年二月。昭應婦人張。產一男二女。貞元八年正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上舍元殿。擊欄檻。伏誅。十年四月。恒州有巨人跡。見。十五年正月戊申。狂人劉忠。詣銀臺。稱白起。令上表。天下有火災。十七年十一月。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有六日而蘇。是歲。宣州南陵縣丞李燧死。已殯三十日而蘇。元和二年。商州洪崖。治役夫將化為虎。象以水沃之。不果化。長慶四年三月。民徐忠信。潛入浴堂門。寶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賀文妻一產四男。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入舍元殿。咸通七年。渭

州有生人角寸許占曰天下有兵十三年四月太原百陽民家有嬰兒兩頭異頭四手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是歲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長七尺餘長雙大臂三倍如初歲餘死乾符六年秋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目在臍下占曰君失道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且半月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二年春鳳翔郿縣女子未亂化為丈夫旬日而死京房易傳曰益謂陰昌賤人為王大明元年六月資州兵王金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搏痛甚折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天祐二年五月潁川汝陰民彭文妻一產三男蜀王建元年巨人見青城山南漢劉鋹時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太平廣記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遂其母在堂坐忽見屏外有小人乘小馬入來人長二三尺馬亦相稱水甲具裝光彩輝日於庭內巡牆馳走良久方滅其母常欲自殺後遂投井而死天寶中李測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數日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墮視之悉人也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抗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遊戲自若家人擊死一枚明日群小人皆白眼而哭桓謙家有人長寸餘被鎧持槊從穴中出部陣指麾人馬輕快剽取切肉入穴道士朱應于令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

三

作沸湯澆穴因極有大蟻斛許皆死遂絕謙後亦誅錄異記趙鸞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後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鸞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絲亦有肩胛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如圓肉上各生六指繞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豚為業每闢船驅儼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常髡髮描水民間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踏于地形保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置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宋史五行志宋自建隆元年至天禧四年鄆縣上言民妻產三男者凡一百九產四男者凡三產一男三女者二產二男一女者一建隆三年齊州晉州大旱民家多生鬼太平興國九年揚州揚子縣民妻生男毛披體半寸餘面長頂高為眉眉粗密近髮際有毛兩道軟長眼微紫唇紅厚耳鼻大類胡僧至三歲畫圖以獻淳化元年八月汾州志連院

僧智嚴頭生角可長三寸。天禧四年七月衡州耒陽縣民張中妻產三男其一頰有白誌方寸餘上生白髮。天聖至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生二男一女者一。說者曰天下安寧無兵荒之憂人民蕃息之驗也。熙寧元年距元豐七年郡邑民家生三男者八十四而四男者一三男一女者一。元豐八年至元符二年生三男者十八而四男者二。三男一女者一。元符三年至靖康生三男者十九四男者一。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菜男子孕而墮于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餘楚州人忽生昆長僅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持詔度為女道士。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聞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上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上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蘇拯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累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城施刀割血肉狼籍上大不悅為罷一夕之歡竟不知其何人付獄盡之。紹興三年建康府柘林灣人產兒肉角有齒角兵象肉不可以觸者是歲人多產鱗毛皆人病也。紹興二十年八月洋州真符縣民家一產三男隆興元年建康民流寓行都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

三

產子二首具羽毛之形。乾道五年衡湘間有人化為虎者與唐志願慶三年人病同占。餘杭縣民婦產子青而毛二肉角又有二家婦產子毛角亦如之皆連體兩面相鄰。又與西同三家纒相去一二里疴氣同所理也。又湖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兒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蠕蠕能動人病之異也。淳熙十年鄱陽南鄉民產子兩肘各有二臂長十五歲每闕則六臂並連。十三年行都有人死十四日獲生十一月辛未鄆家巷民婦產肉塊三其一直目而橫口。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民產子生而能言四日暴長四尺。紹興元年平江府崑山縣石工採石而山摧工壓馬三年六月他工採石隣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報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聲微禁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慶元元年饒州樂平民產子人體有尾永州民產兒首有角腹有肉翅二年七月隆興府進賢縣民產子亦如之而面有三目。嘉定元年四月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晉志謂中原分裂應此人病也。後數年金人失中原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門射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聞有旨令取什法司鞠問但云剡州人問其姓名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唯妄言禍福而已乃以不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一

應之罪咎之
忽不知所在

人妖

存心錄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遊寄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
婦名甚急半夜乃止珠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水服
總是血未及一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東晉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
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血淋漓俄拜荆州刺史坐其父偷之謀與
弟納並被誅歷代人巨類晉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
眠中驚起跳跟如與人相打狀毛修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意視之良
久長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刺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
甚黑兩手脚不分明少日中多夕來輒共關深自驚懼馬屋中柱及椽楹
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滅去輒復出恣以紙裹柱楹紙內
款款如有行聲後長民為劉裕所殺 晉兖州刺史王徽之在道有客命
索酒笑言未訖而笑至割之終不入少頃已變為傲之頭矣驚愕反場又
見其頭在空中揮霍而後王至州便頭 後魏僕射朱世隆寢妻姜氏
忽見一人携世隆頭去姜氏往視之隆寢如故及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
頭去數日被殺 北齊趙郡王叡秦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出士開為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兖州刺史太后欲留百日厭正色不許厭出夜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
當門向床以臂壓王良久遂失甚惡之而明日被誅 北齊崔季舒至
侍中忽見池中蓮花為人面著鮮卑帽又其妻晝寢見一神人長丈餘遍
身黑毛欲來逼已又有一大人手自地而出長丈餘滿室光耀問左右皆
不見尋以非罪見誅 唐周仁軌為并州長史性殘酷好殺在州忽於堂
階下見一人臂如新斷來血淋漉漉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數日
令看其臂尚在時盛夏肉色無變人咸怪之其月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
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應刃所中其臂墜地與此見者無異人馳騎往於
先送處看之至彼一無所見 唐丞相王涯掌邦賦又主縣官鹽鐵其子
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
方不見仲翔驚異甚即具白之顧詳
去權位涯不聽後果有鄭注之禍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范瀆

圖照監生臣教河

臣孫世良